

經典人物羅家倫

●王成聖

書香門第縉紳之家

羅家倫，字志希，原籍浙江上虞，雍正年間始由五世祖羅漢文遷到紹興。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誕生於紹興家鄉。當時，他的父親羅傳珍正遊宦江西，曾任進賢、萬年、都昌、奉新等地的知縣。羅傳珍工書畫，精篆刻，著有「蛟萊根齋詩文」及詩話、聯語等名著。

出身於書香門第、縉紳之家，父親又是一位多才多藝、風流儒雅的百里侯，羅氏家學淵源，因此他的舊學很有根柢，舊詩詞更是才華斐然。一直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他方始負笈上海，就讀於頗負時譽的復旦公學。

畢業後，羅氏又在民國六年北上，考取了北京大學文科。由於他的好學能文，熱心愛國，極獲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往後的北大文學院長、北大校長胡適兩人的愛重，在短暫時期之內，便成爲北大重要的學生領袖之一。這時候深受「文學革命」、「新文藝運動

」浪濤的沖激，羅氏儼然新文學的一員大將。在北大，民國七、八年間，他就糾集志同道合的朋友，辦了一份在教育界很受重視，風行一時的「新潮月刊」。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愛國學生爲反對巴黎和約強使中國以戰勝國的地位，接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北平高舉大旗，發出了憤怒的吼聲。「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響徹雲霄，驚醒了中國睡獅，開創了近代史上新的紀元。那一次自發自動，迅即擴及全國的運動，羅家倫便是最重要的領導份子之一。

一九二〇年，羅家倫畢業於北京大學，從這一年的暑期起，他開始了負笈海外，走遍歐美，留學深造達七年之久的漫長旅程。

留學美歐返鄉報國

羅家倫最初在美、英兩國留學期間，對於國內的政治動態一直寄予很大的關懷。他在美國組織中國同學抗議華盛頓會議的不公，又在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聯絡英國國

會中的工黨議員，不斷的向英國當局提出嚴厲的質詢，他還將丁文江所起草暴露英國在華軍警暴行的一份報告，自費印刷五千份，分贈英國朝野。他在歐美時前後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以及倫敦大學、巴黎大學、柏林大學；英、法、德三個世界聞名的學府所設的研究院潛修。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方始返抵國門，第一站，他先到上海。

以負笈歐美七年，見聞廣洽、博通世界學術思想源流的羅家倫，回到國內以後，立刻投效國民革命軍。他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聘爲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再兼教育處長。羅家倫以一介書生，脫下洋裝投筆從戎，曾親上前線。尤其是一九二八年二期北伐，日本軍閥圖謀阻撓北伐大軍釀成五卅慘案，戰地政務委員會的交涉員蔡公時被日軍慘殺，濟南市內淪爲瘋狂日軍濫施殺戮的屠場。就在這種生死關頭，羅家倫隨侍蔣中正總司令出入火線，奔走部署，數度冒死擔任偵察

敵情的危險任務。

國民革命成功，全國統一。羅家倫的工作便漸由軍政，轉移到他興趣所在的文化與教育。在黨政工作方面，他曾出席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獲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嗣於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膺選中央執行委員，並任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外交委員會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同時，他曾在國立東南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

投身教育大力改革

羅家倫實際從事教育行政工作，始於中央政治大學前身的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該校創辦之初，他曾分負規劃籌備之責。學校成立，羅氏先任教務處副主任，旋即改任主任，曾一度兼代教育長。一九二八年八月，清華學校改制為國立清華大學，直轄國民政府，羅家倫奉派擔任第一任校長。

羅家倫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就職，他以大刀闊斧的作風，為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做了許多應興應革之事。他一到清華就添辦一個地理學系，聘當時的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為系主任，又把丁文江遠自美國聘來的地質學權威葛利普 (Chapin) 延攬為地理學系的教授。

羅家倫對於清華改制大學，貢獻頗大，但是他出長清華約八個月後，因為清華大學

董事會核減學校預算等種種原因，一連三度呈請辭職。後來，遂由吳南軒繼羅家倫為清華大學校長，吳南軒就任未久，即由梅貽琦繼任。

早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第七十五次會議，討論實行新教育制度，改東南大學為江蘇大學，並且開始採用大學分院制。

不久，在同年夏季，教委會決定將江蘇省內的各國立大學各專門學校；一律合併改設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合併在第四中山大學之內的大專院校包括江蘇大學、河海工程大學、上海商業專門學校、南京工業專門學校、江蘇法政大學、上海商科大学、江蘇醫科大學、南京農業學校和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等九所。

出長中大厥功至鉅

一九二八年三月，第四中山大學再改稱江蘇大學，旋又改稱國立中央大學。七月四日，中央大學呈准改設理、法、文、教、農、工、商、醫八個學院。在這一段時期及其後三數年間，中央大學因為新併八個性質不同的學校，校址分散，兼以學校一再改制，遂呈糾雜之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愛國學生反日情緒高漲，頻頻罷課示威，請願投軍，和校方行政當局糾葛愈增多。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大校長張乃

燕辭職，二十七日中大學生驅逐總務長黃曝寰，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以朱家驊繼長中大。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群憤怒的中大學生，竟因東北事變中國外交失敗，起而毆擊當時的外交部長王正廷。當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家驊繼李書華出任教育部長，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國府命桂崇基為中大校長，十日，中大學生即因拒絕桂崇基出長中大，又次發生毆辱事件。一月三十一日復命任鴻雋為中大校長，任鴻雋遲遲未到任，再派劉光華代理校務。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院會議決以教育部政務次長段錫朋暫代中大校長，二十九日段錫朋赴校時，又引起中大學生誤會毆辱事件因之再起。這一次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引咎辭職。

一直到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羅家倫在朱家驊教育部長幾度懇勸促駕以後，毅然應允擔任中大校長。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羅家倫赴中大到職沒有軍警護送，他先很謙虛地聲明，此來只是暫行兼代三個月，接著他又很誠懇地要求全校師生合作維持學校秩序，籌備開學上課。

這一來很自然地緩和了滋事者的氣燄，並掌握了大多數師生久亂望治的人心，羅家倫很順利地接任了校長職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十月三日正式開學，十一日全校上課，無論教職員學生，大家對羅氏都欽敬而感

激。三個月期滿，他的校長職務很自然地延續下去，一直延長到十年之久。

從一九三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羅家倫主持中大校務期間，真正是中大切實整頓，埋頭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的階段。僅以一九三二年迄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前而言，在他的經營擘劃、奔走努力之下，中央大學已在南京校本部增設了醫學院，建造大禮堂、生物館、醫學院牙科大樓、工學院的教室和實習工廠。

圖書儀器設備，尤在不斷的大事擴充。

此外，又延攬名師，加強教學，培養了中大優良的讀書風氣。羅家倫不僅使中大的基礎確實奠立，規模氣象一新。同時，也鑄成中大樸實、尚真、剛正的傳統精神。

感性熱情詩人本色

羅家倫辦中大極富理想色彩，學生曾親耳聽到他說要將中大辦成中國的柏林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他的規劃已得到政府的核准，正在逐步實施時，因七七事變發生而停頓。

然而在所有內遷的學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準備，臨危又不亂，將全部圖書儀器遷至後方立即安定下來，維持弦歌不絕的學校。雖然其他中大老師對遷校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當家者的氣魄與眼光。

大陸變色，中大遷台未能成功，其中人的關係極大。中大不僅圖書儀器全部內遷，

連農學院的外國種牛豬雞等都經過一年多迢迢萬里的跋涉，到達重慶。在陪都重慶化龍橋附近與羅家倫校長的座車相遇，連天烽火，幾番生死，「老友」異地重逢，他的詩人氣質又再次展現，他熱淚盈眶，下車與那些牲畜擁抱親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羨慕中大的校工廚司的談吐舉止，都有大學生之風，其實，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風——樸實而有光輝。默默的走遍長江黃河，秦嶺蜀山，來參加抗戰行列。

羅家倫是中大的功臣，學生卻總是稱他為羅大鼻子。中大的助教須熬十幾年才能升講師，於是遷怒於羅校長。中文系那些德高望重的助教便專門寫打油詩來罵，形容他鼻子大的一首詩是：

「鼻子人人有，
唯君大得凶，
沙坪打噴嚏，
磐溪雨濛濛」
再形容羅校長的為人：
「一身豬狗形，
兩眼勢利全，
三技吹拍騙，
四維（羅）禮義廉（無恥）」。

羅氏是典型的中國的士：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負，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與精神，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性。他知識淵博，識見遠大，生活平淡，是標準的中國讀書人，士大夫。因為有救世濟人的熱忱與抱

負，於是便急求入世，求進身，以一展抱負。但不了解他的人或故意歪曲他的人便說他是熱中做官。

其實，即使是熱中做官也不是罪過。民主政治之下，還要用錢競選，到處拜托人去求個一官半職。

因為有服膺真理與知識的勇氣及精神，便講氣節，講是非，有所不為。這二種性格合起來便註定了羅家倫的一些悲情。

因為有尊敬前輩，愛護後進的德行，行之過度便是諂事前輩，苛待後進了。一九三九年春，中大重大二校聯合請剛從意大利考察回來的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在重大大禮堂演講訪意觀感，由他主持講演會，對戴傳賢執禮之恭，措詞之謙，頗與大學校長身分不合，二校同學報以噓聲。

其實，學生們了解這是羅家倫詩人氣質的誇大表現，大家也知道中國的士謙恭而不屈己從人，與政客不同，政客表面不一定謙恭，暗室可以下跪。

那天倒是戴傳賢對學生回禮是行的高舉右手的意大利軍禮，學生們印象深刻。

宦海浮沉黯然去職

羅家倫還有兩件事使學生們終身不忘，一是以沙啞的喉嚨作學術演講及教孫文學說，他淵博的學問，優美的修詞，與洋溢的熱情，實在令人傾佩與感動，這些講詞有一部份後來編入了新人生觀一書中。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已快到他去職的時候，一天下午日敵飛機來襲，緊急警報已發出，大群的學生們仍在人行道上遊來遊去。羅家倫身著夏布長衫，兩臂伸張，不顧自身的安危，跟隨在學生們的後面追趕大家進入防空洞，像個牧羊人要保護他的羊群不受傷害一樣，那景象令人感動。

愛，是連繫大學師生的瑣鍊。他不輕言開除學生，但學生打架，特別是與工友打架，則一定開除，因為太沒有大學生的氣質了。大學生祇能動口、動筆，但不能動手。

羅家倫對中大遷校成功應得到一個勳章，但他因動用建校的經費於遷校上，上級不予核銷，在一九四一年竟以此為主要理由而去職，真是「世事茫茫難自料」了。

這樣一位好校長，就在一九四一年暑假黯然離校，十年校長，羅家倫將他一生最好的時間貢獻給中大，在中大最艱難的時候，離去時竟是冷冷清清，中大師生連盛大的惜別會都沒舉行一個。而他也一去不返，以後未再回到中大。

五十多年來，時事滄桑，中大老同學，偶爾一唱他作的玉門出塞歌：「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回想半世紀前，這位帶有詩人氣質又具有士大夫教養的校長，總令人感念難忘。

國大五代同堂趣談

抗戰期間，羅家倫對於中國西南、西北

的廣大邊疆，頗為注意。

他曾先後出任滇黔黨政考察團團長，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足迹遍及西南、西北各地。

一九四三年八月，羅氏在蘇聯紅軍仍駐新疆之際，出任監察院首任新疆監察使，經撫新疆督辦盛世才，對於新疆之內附，有他卓越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羅家倫的工作又轉到外交方面，他曾擔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籌備會議代表，又復出任印度獨立後中國首任駐印大使，同時兼為世界各國駐印外交使節團團長。

其間一度奉派為慶賀錫蘭獨立特使，直到一九五〇年印度承認中共，羅氏方始下旗歸國，回到臺灣。

當時他唯一的公職是一九四八年由全國教育團體推選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與筆者在國民大會及光復會西藏專題小組同事有年，國民大會主席團中，有五代同堂的趣談：

那就是王雲五是胡適的老師，胡適是羅家倫的老師，羅家倫是馬星野的老師，馬星野是徐鍾佩的老師，五位代表同聚一堂，在代表們的印象中，羅家倫是表裡如一書生本色的真讀書人。

羅氏又曾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黨史會主任委員。並兼任中國筆會會長，數度代表中國作家出席世界筆

會。

一九五二年羅氏出任考試院副院長，一九五七年改任國史館館長，在他任內，編印完成了三部巨著：

- ①「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 ②「革命文獻」

③「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

羅家倫從政、辦教育、當外交官之暇，亦復勤於著作。

他的一部「新人生觀」，探討他心目裏中國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和貧乏的部分，迄今業已印行三十多版，數十年來，成為青年讀者人手一冊的名著。此外他的著作還有新民族觀、文化教育與青年、科學與玄學、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黑雲暴雨到明霞、疾風、耕罷集、心影遊蹤集、逝者如斯集，並譯成「思想自由史」、「近代獨幕名劇選」等。

羅家倫一生周旋於軍、政、教育、外交各界逾四十年，始終未失其赤子之心。他生平不畏強禦，有時卻能負重忍辱。他原辯才無礙，有時偏訥澀若不能言。他通權達變，偶亦出入小德，在重要關頭，確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操守。形容他是非常時期不平凡的讀書人，應不為過。

參考資料：

薛人仰「吾愛吾師羅家倫先生」

王作榮「沙坪之戀」